

为了她，他能豁出一切，与全世界为敌。

京洛 再无佳人 2

JIANG LUO
ZAI WU JIA REN

乔维安
著

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明星一跃成为
演技派影后，她用演技
粉饰太平，骗过了天下人，却骗不过
赵平津

我对不起的女人
这辈子，就你一个

帝都昌平盛世景
容不下伤心失意人
京洛再无佳人
只剩孤舟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京洛

① JING LUO
ZAIWU JIAREN

再无佳人 2

乔维安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洛再无佳人. 2 / 乔维安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500-3013-8

I. ①京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13274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名 京洛再无佳人 2
JING LUO ZAI WU JIAREN 2

作者 乔维安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周政

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

责任编辑 杨旭

特约编辑 乔木

封面设计 小鱼
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封面绘制 ruby可可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 16

字数 251千字

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00-3013-8

定价 36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385

本作品著作权归大周 (贵安新区) 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拥有。未经许可, 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。
举报电话: 0731-85184728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可向承印厂申请调换。

目录 

Contents

- 001 · Chapter 1 宝贝儿，不是他
- 028 · Chapter 2 对不起，咱俩好好过
- 057 · Chapter 3 她的事儿，我管一辈子
- 074 · Chapter 4 《春迟》
- 091 · Chapter 5 我不能每次都找赵平津
- 112 · Chapter 6 我都不知道，你这么恨妈妈
- 137 · Chapter 7 令堂辞世，节哀保重
- 156 · Chapter 8 她挡了人的道儿



目录

Contents



184 · Chapter 9 二姐要嫁进我们家了

201 · Chapter 10 我只是不再执着地想要爱情

220 · Extra 1 像春天对待樱桃树般对待你

239 · Extra 2 **He is a friend of mine**



Chapter ● 1

宝贝儿，不是他

Jing
luo
zaiwu
jiaren

三月份的上海，深夜里雾水浓重，人一踏进夜色里去，飘飘渺渺一般。

倪凯伦开着车，穿过地下车库门禁时，仰头看了一眼，高耸楼层之间的夜空雾蒙蒙的，一片黑。

推开家门时，灯光是亮的。

一个人影趴在她家的沙发上，微闭着眼，小脸红唇，唇色糊了，黑色长发凌乱，身上穿了一件墨绿色的绸缎裙子，脱下来的丝袜被卷成一团扔在了地毯上，裙子下露出赤裸着的洁白纤细的小腿，仿佛一个从深野山林游荡出来的艳色鬼魂。

倪凯伦俯下身拍了拍她的屁股：“为什么不回自己家？”

黄西棠的头埋在抱枕里，悄悄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妈没睡呢。”

倪凯伦露出了然神色，扔掉手上的鳄鱼皮包，坐到她身旁。

西棠往旁边让了让，屈起腿贴在她的手臂上，轻轻地摩挲。

“喂。”倪凯伦推了推她，“卸妆再躺，顶着这满脸的粉就睡？”

西棠嘟囔着答应了一声，懒懒的，不愿动。

倪凯伦说：“欧丽祖上个月刚打了水光针，你以为自己还年轻？”

欧丽祖是公司新晋的小女孩，肉弹身材笑容甜，走年轻性感风。

黄西棠坐起来，说：“二十岁就打针？”

倪凯伦说：“二十几了吧。”

西棠意兴阑珊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又是一个改年龄的，这个圈子里，年纪仿佛是女明星的洪水猛兽。

倪凯伦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眼：“也就你们这种科班毕业的，档案学校都查得到，要不然……”

西棠晃晃手：“我可不啊。”

倪凯伦没好气地怨：“红得太晚，再过两年，男演员全都比你小，戏都没法搭了。”

西棠悠悠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何止晚，还没红呢。”

倪凯伦一脚踹在她大腿上：“去卸妆！做女明星这么不勤力，我看你是要自取灭亡！”

西棠灰着鼻子去了。

等她洗了脸出来，倪凯伦在收拾化妆包，顺手丢了一支精华水给她。

西棠接过来，坐在沙发上，却开始愣愣地发起呆来。

倪凯伦盯着她素颜的脸瞧了半晌，十分不满意地评价了一句：“横店熬了这几年，好好的皮肤算是糟蹋完了。”

西棠听见了，冲着她撇撇嘴，做了个无精打采的鬼脸。

倪凯伦瞧着她那满不在乎的劲儿就来气：“你别给我不当回事儿，你以为你能赖在剧组一辈子不成？这个圈子多残酷，你要出去做商业活动。你往台上一站，跟别的女明星一比，气色不好，脸色蜡黄，还比别人黑了几号，娱记粉丝人人嘲笑你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世态炎凉了。”

西棠瞬间觉得头都大了一寸，赶紧拿起化妆水往脸上猛地乱拍一通。

倪凯伦终于满意了，斜睨她一眼：“这么早回来，跟谢医生约会怎么样？”

西棠老老实实答：“吃了顿饭，然后回来了。”

“不看场电影？”

“不了，不方便。”

倪凯伦也知道她这不是借口，《最后的和硕公主》已经播出了大半，开始有人认得她的脸。

上次西棠跟倪凯伦在公司附近的餐厅吃饭，那天她打扮随意，也没做任何掩饰，一进去就被邻桌的一位女士认了出来。旁边那一桌似乎是中年阿姨团体聚会，经那女士一嗓子吆喝，她们身边立刻围满了一圈激动的中老年粉丝。倪凯伦见多识广，拿腔拿调，以经纪人身份用她那香港味浓重的普通话跟阿姨们热情地

聊了几句，天知道她已经在内地混了快二十年，普通话明明说得十分标准，只是那群阿姨不知为啥特别吃她这一套，个个兴高采烈的。然后倪凯伦果断迅速地指挥着十几号人拍了张集体照，结束后立刻拉着黄西棠飞奔离去。自此她也谨慎了，后来西棠出门，都是上至经纪人，下至助理、化妆师层层保护，几乎是隔绝人群了。

眼看黄西棠又走神了，倪凯伦淡淡地说：“谢医生人不错。”

黄西棠略微抬头看了倪凯伦一眼，自她认识谢振邦以来，倪凯伦从未发表过任何意见，她以为公司不喜欢艺人谈恋爱。

西棠眼中只有一股清冷之色。

倪凯伦说：“女孩子还是要恋爱，不然脸上没有苹果色。”

“我请谢君Google你的名字，他不但没被吓跑，还主动跑来跟我说，他尊重你的公众形象。”倪凯伦想想都觉得有趣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西棠认识谢振邦并不算偶然，第二次见面，他问她要电话号码。他站在医院的走廊上，从白大褂上方的口袋里掏出钢笔递给她，神色坦坦荡荡，健康的麦色肌肤，一笑起来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

西棠没有理由拒绝他，因为他刚刚诊断过她母亲的病，只好礼貌地微笑着过了他的笔。

下一刻，倪凯伦从走廊外面冲了进来，凶神恶煞地一把拍掉了她的手。

西棠只好冲着他抱歉地笑笑。

“I'm sorry!”那个留洋青年医生的眼睛在镜片后微微笑，洒脱地摊手耸肩，带了一点点半真半假的调侃，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是不是没满十六岁？”

“长得挺帅的，受过西式教育，”倪凯伦开了头，越聊越高兴似的，她伸手戳了戳西棠，“哎，这可是女明星最爱嫁的款式，比那些肥头大耳的中年富商好多了，也难怪你妈妈这么关心，我说你……”

西棠一动不动地听着，忽然出声打断了她的话：“好了，凯伦……”

她抬手掩住了脸。

倪凯伦停住了。

西棠沉默许久，低低地说了一句：“我试过，很难投入。”

倪凯伦听出了她语气中的绝望之意，距离她从北京回来，快五个月过去了。

上一次她跟那个人分手，剥皮抽筋，去了半条命。

这一次，人倒是齐齐整整，不但全身而退，而且所获颇丰，可灵魂却慢慢枯萎。倪凯伦知道，她只是不提，不是好了。

亏她还试图粉饰太平。

西棠捂住脸：“人家一腔热情，我感觉很愧疚。”

倪凯伦安慰她说：“约个会而已，又不是教你互许终身。大家都不是傻子，男人享受你美丽的外貌，性情还聪慧可爱，他日他若得不到想要的，自然会离开。”

西棠仰头看了看她，不再说话。

倪凯伦将她搂进怀里，她木着脸睁大了眼，已经没有眼泪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倪凯伦接了一个工作急电回来，看到黄西棠仍然窝在她的沙发里，怔怔地发呆。

倪凯伦从后面看她的侧脸，她已沉浸入自己的思绪里。她沉默的时候，翘鼻子透出一股子倔强压抑的气息。公司内部试拍过她的短片，投放在六楼视听室那张一百寸的屏幕上，一张脸占据了半个大荧幕，二十四帧的镜头几乎凝滞，满屏人物情绪特写，她的美，禁得住高清格式摄像机数分钟长镜头的拷问，素颜下眼角的一颗小小的雀斑都美得动魄惊心。

倪凯伦默默地盘算，手上有一部古装剧，还有好几个代言和综艺节目在谈，好的剧本也需要找……

她太了解这个圈子了，女演员三十岁前后是黄金般珍贵的几年光景，女性的美基本到达了巅峰状态，生活历练也出来了，把握和诠释角色，再没有比这几年更好的时光。

女演员的青春易逝，如果这几年不能大红，那就永远没机会了。

黄西棠必须抓住机会——回到大荧幕来了。

早晨七点，西棠抵达剧组外景场地，今天剧组转场，在郊外的一家连锁奢侈度假酒店取景。

由派克影视传媒和上海星艺影视公司联合出品，陈肇亮执导的都市言情剧《刚刚好的恋人》进入了第三个月的拍摄，西棠今年上半年一天假也没休过，光是电视剧就拍了两部，好在都是现代戏，出戏入戏没有那么难，但就工作强度来说，这是拼了命了。

公司上下都习以为常了，签约多年的艺人终于红起来了，合约却即将到期，公司为了抽取片酬，都得往死里给艺人接工作。化妆师欣妮每天早上给西棠化妆时，她一张脸因为睡眠不足，几乎是浮肿的，整个人几乎都还在半梦半醒之间。

连助理都觉得她可怜。

全公司上上下下，大概只有倪凯伦明白，这还不算最坏的事。

这半年多来，黄西棠要是不接工作，更得出事。

摄影棚内主场景的戏份已经基本拍完了，剧组最近在频繁出外景，拍摄周期过了一百天了，已经接近杀青。

西棠到的时候，主演休息的棚子还没搭好，场务和工人在支帐篷。

西棠笑着挤到群演的棚子底下，一个群演大姐用筷子戳开了一个包子，分了一半递给她。

西棠问：“什么馅儿？”

大姐清脆地答：“白菜。”

西棠接过了，拉了张折叠椅坐下：“谢了啊。”

群演里坐着张爷，他今天演一个做人肉背景的大老板，穿着西装马甲，梳着油头冲着她乐：“西爷，今儿你可不是第一个，有人比你早。”

倪凯伦对手下艺人的第一项要求，就是开工一定要守时，绝不能叫全剧组人等你一个，这是做演员的大忌，哪怕之前吴贞贞，在剧组里派头大得跟中国皇后似的，每场戏都是老老实实按时到的。

现在这部戏三个主演里头，西棠通常都是第一个到。

西棠好奇地问：“谁？”

大家集体冲着停车场努努嘴。

西棠远远望了过去，原来是女二号的保姆车已经停在了酒店停车场。

演女二号的演员叫何露菲，她跟章芷茵是一个公司的，以前并称“国视双

花”。后来章芷茵拍了几部不错的剧，拿了视后，奠定了在业内的地位。而何露菲据说因为插足一位圈内知名导演的婚姻闹出过绯闻，后来沉寂了一阵子，再出来，就比较少人提了。

过了一会，助理打着伞，何露菲袅袅娜娜地下车了。

走近一看，虽然是夏天，可早晨的山上还是有点凉的，她穿了件露肩紧身洋装，带了整套妆发，一张脸描绘得十分精致。

西棠瞧了自己一眼，因为拍戏要穿服装师准备的衣服，西棠来开工时一般都很随意，牛仔裤、白T恤，妆也不化，都是来了才化的。

瞧见这阵势，西棠悄声问了句：“今天有记者来？”

这时助理阿宽已经挤了进来，胖乎乎的身体格外灵活，迅速地从包里掏出了一个罐子，往她脸上轻轻拍了一层妆底，遮住了她因睡眠不足而产生的黑眼圈。

西棠的皮肤底子好，白皙通透，粉色唇蜜一抹而过，脸庞已恢复了光彩。

这时，男主演杨一麟晃晃悠悠地来了。

这哥们儿穿一双人字拖、一条黑色短裤衩、一件长袖白T，头发蓬乱，脸上一副纵欲过度的神色，后面跟着几名娱乐记者。

场记把主演休息的棚子搭好了，助理打开椅子招呼他坐。

杨一麟对着西棠牵牵嘴角，算是打招呼。

娱记一上来，迎面而来的正是盛装登场的何露菲。记者立即将她围住了，一阵招呼喧闹之声、照相机咔嚓声不断响起。

西棠蹲在一堆群演里头，仰头看了看，手里还捏着半个白菜包子。

杨一麟对着西棠拍拍手：“起来。”

他拖着她的手往外走，也不招呼记者，施施然朝着剧组的摄影棚走去。

记者转头立刻看到他俩。

镜头一转过去，两个人都是修长身形，白衣飘飘，轻松惬意，衬着早晨的绿树花荫，十分赏心悦目。

记者的眼睛都亮了，立刻调转脚步，将两人围住了。

何露菲立刻挤了过来，露出明媚笑容：“一麟哥，早安。西棠姐，早安。”

姐。

西棠在心里翻了个白眼。

娱乐圈里各种人物之间的称呼，那路数门道是深得不得了，尤其是女明星，年龄基本决定了演员的戏路和角色的戏感，因此女艺人之间，但凡年龄相仿，若是不想得罪人，谁都不会轻易称呼谁一声姐，比如之前的吴贞贞，除非真的是那种晚了一辈的完全没名气的小演员，若是同辈艺人给她配戏的，谁敢在媒体前叫她一声姐，那基本就不用在这个剧组混了。这位何露菲小姐，即使官方公布的资料真实，不也就比她小几个月。

黄西棠刚刚红起来而已，在这部戏里还演个小妞呢，何露菲这种老江湖称她一声姐姐，简直能杀人于无形。

何露菲红得比她早多了，早先也演过一些女主角的戏，这一两年，人气渐渐有点下去了，接的多是演女二的戏，但人家胜在有长期斗争经验。

西棠有点怵她。

开机仪式上，何露菲一个手肘横过来，挡住了西棠半边胸，西棠没发觉，只注意到了倪凯伦在底下冲着她龇牙咧嘴的，待到她回过神来，记者的照片已经拍完了。

倪凯伦气得在回公司的车上骂了西棠整整一路，说西棠是她带过的最笨的艺人。

入了组，西棠很快察觉到何露菲对自己的恶意。

何露菲是西棠第一次合作的演员，之前从未打过交道，不明不白得罪了人，她打电话回去给倪凯伦。

倪凯伦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：“她要是喜欢你，那才是奇了怪了，你这角色，本来是她的。”

西棠轻轻地啊了一声。

“签这部戏的合约的时候，你的背景还是能压死人的，明白？”

西棠在电话那头沉默。

倪凯伦说：“别想太多，横竖不过一部戏，拍完拉倒吧。”

一开始拍戏的时候，何露菲老自己加台词。

怀着些许愧疚，西棠一开始还忍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一发现她自己加词，西棠立刻停下，一脸纯洁无辜的懵懂状：“导演，剧本上没有这句啊……”

导演注视着监视器，看着两个人停了下来，恼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举着喇叭破口大骂。

这样几场下来，何露菲终于消停了。

化妆师在休息室替西棠妆面，一边和她聊刚刚的访问。

刚才有记者问西棠，跟杨一麟搭戏，会不会被电到，又或者是，合作过的男明星，比如印南，比如麟哥，谁比较帅。

西棠笑着打太极，称赞杨一麟帅，笑容诚恳，目光真诚。

杨一麟是真的好看，别看他在剧组里天天穿件邋遢的灰色老头棉衫，可镜头一开，他穿西装吹了头发，一双桃花眼波光四射，连片场里打扫的阿姨都被他电得脸颊泛红。这个圈子里，最不缺的就是好皮相，杨一麟也敬业，之前二月份在大冷天拍雨戏，他也从不抱怨。

只是西棠知道他和印南还是不一样的。

跟杨一麟对戏，包括上一部大河的戏，几场戏之后基本就明白了，套路固定，十分轻松，而跟印南演对手戏时，压力自始至终、无处不在，她感受到他的角色张力和情绪饱满的程度远非一般的当红小生可及。有时和印南对戏时她太入情，导演喊卡的时候，她整个人几乎虚脱。

她不知道观众能否看得明白这些不一样，但作为演员，她清楚地明白了自己努力的方向。

化妆师又开始聊剧组八卦，杨一麟在台湾有固定女友，一个月飞来大陆两三次，其余时间，西棠每天早上或者夜里都看到不同女生从他房间里走出来。

黄西棠在休息时偷偷问过助理阿宽：“他女友知道不知道？”

阿宽答：“知道。”

阿宽小小眼睛里泛着亮光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据说男方承诺会在三十五岁前娶她，而且据说片酬全部交给她，从不在别的女生身上花钱。”

西棠纳闷：“不花钱还能有那么多女孩儿？”

“他在娱乐圈也有些人脉，制片人也看他面子，他手上有资源，能拍上

戏。”阿宽捂嘴娇羞地笑，“而且，扑上来的粉丝不计其数。”

西棠狐疑地望了她一眼：“你笑成这样是什么意思？”

阿宽推了一下她的肩膀，扭扭捏捏地说：“哎哟，我以前读小学时很喜欢他演的杨康。”

化妆师在旁边搭腔：“他女友咧，一身高级名牌，每次来，麟哥对她那是千娇百宠啊，赚那么多，从不管钱，投资都是女友操办。”

西棠看得出，杨一麟也有他的好处，他有一张俊俏无双的脸，钱财方面从不吝啬。他很爱女友，但这也没有妨碍他在片场夜夜猎艳。

天下间光怪陆离的事，在这个圈子，能达到极致。

除了杨一麟，女二号何露菲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她在剧组里的文替有两个，台词用配音，除了拍正脸会出现在片场，其余时间基本不见人。

这简直是西棠出道以来拍过的最轻松的剧。

周一下午。

黄西棠放工，从摄影棚走出来，看到倪凯伦的车停在门口。

倪凯伦下车来，挥挥手让西棠的助理下班，阿宽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西棠坐上她的车子：“我答应老妈回家吃饭啊。”

倪凯伦一边倒车，一边说：“我出门时跟你妈打过招呼了，说你早点回。”

西棠看了她一眼：“今晚去我家吃饭吧？”

倪凯伦一扭方向盘，笑吟吟地答：“那必须的。”

西棠回到上海的第三个星期，倪凯伦带着她上楼，打开了她家楼上的那套房子的门。

两百平方米的简装房，硬装用料极好，墙面刷了简洁的白，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进来，褐色的木质地板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泽。

倪凯伦说了句：“下午你来签个字。”

倪凯伦瞒着她办妥了一切前期手续，只等她最后签字。西棠知道后，沉默许久，倪凯伦知道，她不答应。

第二天，西棠在公司见到了郭天钧。

他只带了一个秘书，搁下文件后，秘书就退出去了。

郭天钧戴一副半框眼镜，还是儒雅老成的旧模样，笑着道：“棠棠人儿，好久不见。”

西棠见到他，也没法板着脸了。

他是京创科技的第一任CFO，后来退出京创自己创业，现在是京城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，西棠没料到的是，他仍然给赵平津做私人财务顾问。

京创在中关村成立的时候，只有一套房子，房子是赵平津出国读书前就买下的，客厅拿来办公，房间是一张大通铺，大家轮流睡，乱得跟猪窝似的。黄西棠那时候跟郭天钧的女朋友一起，常常给他们几个男人做文秘工作，外加做饭、收拾房子。

后来西棠离开了北京，就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了。

郭天钧主动提起来：“舟舟有没有跟你说，我跟程融结婚了，孩子四岁多了？”

西棠也替他们高兴，笑着问了一句：“男孩女孩儿？”

郭天钧说：“姑娘。”

他拿出手机给她看照片。

郭天钧老狐狸，不谈业务，只叙旧情。

两个人聊了别后境况，郭天钧说程融也在看她的电视剧，刚刚看完她演的大公主，知道他要来，还想一起来，奈何女儿缠人，又问她最近忙不忙。眼看西棠慢慢放下了心防，郭天钧说了句：“西棠，不用跟自己过不去，那是你应得的。”

那套房子地段极好，户型最优，还附带了一个花园阳台，是业主买下做投资用的，空置了一年多，待价而沽，价格多高，不用想也知道。

郭天钧瞧见她只沉默着不说话，推开了手上合同，略微倾了倾身子，向着她的方向，语调平缓：“当初公司A轮融资完成，他在期权池留了百分之五的股权给你，转让的合同他都签了。你们突然分手，他后来没提过这事儿，我以为他早忘了，这次突然让我过来，我这才明白了，他心里就没放下过。”

郭天钧秉承着专业态度劝了她一句：“第一批员工的行权价格，搁在如今的

京创，何止买那样一套房子。”

西棠从来就没想过要他公司的股份，而且她早离开了公司，时隔多年，如今再谈，更加觉得遥远渺茫，她只淡淡地说：“我不想要他的东西，我不是图这个。”

郭天钧看着她，人虽然变得冷淡了，也成熟了许多，但这一瞬间，面上一闪而过的倔强神色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。郭天钧纵然看惯了人间百态，这一刻也禁不住觉得有点可惜，不知是为她，还是为赵平津，最后只好轻轻说了句：“他知道，他就是想让你过得好点。”

西棠最终还是签了字。

倪凯伦进来送郭天钧出去，笑吟吟地说：“赵先生真是大方。”似赞似贬，暗藏杀机。

郭天钧来时早收了风声，知道这个经纪人不好惹，他只不动声色地微笑：“再见，倪小姐。”

西棠心情很复杂。

房子很舒适，她添置了家具，回仙居将妈妈接了过来一起住。

她自离家去北京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妈妈，除了中间那段妈妈陪着她隔绝人世地住在医院里的混沌日子之外，这是相隔差不多八年之后，母女俩重新在一起生活。

西棠给妈妈装修了一个最好的厨房，中西两式的厨具一应俱全，又抽了一天陪妈妈去久光买了成套的瓷器。

西棠知道她喜欢这些。

尽管多年来过着艰辛的生活，她也会在晚上小店打烊之后，配一碟豆腐干，慢慢地温一壶绍兴酒，用的是青花的糙碗，也是刷得干干净净的。

住楼下的倪凯伦来家里吃饭，第一次吃她妈妈做的菜时，吃光了两碗米饭，然后追着她妈妈的屁股后说了一个好晚上的好听话。

倪凯伦就是凭借一套浮夸的溢美之词成为了她老妈的新欢，每次她一回家，妈妈都要说一句：“喊倪小姐来吃饭呀。”